

#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3~10

2013年2月1日

\*\*\*\*\*

## 被相中的異見者： 劉曉波與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Barry Sautman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嚴海蓉<sup>1</sup>

[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審員們逐漸認識到他們必須“處理中國這個問題”……我們為此考量了好幾年：誰是合適的異見者呢？……  
[劉曉波是]人權的普世象徵。

— 戈爾·倫德斯塔德 (Geir Lundestad), 挪威諾獎委員會秘書長<sup>2</sup>

---

<sup>1</sup> Barry Sautman, 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 政治學博士和律師。嚴海蓉, 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 人類學博士。英文原文出處為: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The ‘Right Dissident’: Liu Xiaobo and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9:2 (2011): 581-613. 這裡的中文版增補了個別註釋, 同時添加了作者於 2011 年 6 月在挪威訪談諾委會秘書長以及挪威華人社團負責人的內容。

<sup>2</sup> Tania Branigan, “China Made Peace Prize Decision for Us, say Nobel Judge,” *Guardian* (UK), Oct. 27, 2010. 亦可參見 John Simpson, “Liu Xiaobo: China’s Nobel Public Affairs

國際社會已經有了一些改變；因為這個頒獎，他們開始願意做更多的……[這個獎]也鼓勵了異見者們集中力量；在此之前，群龍無首，也沒有策略和目標，但是現在我們有零八憲章和劉曉波。

— 楊建利，旅美異見者<sup>3</sup>

在關於異見人士劉曉波獲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問題的爭論中，人們只聽到兩種主張。中國政府辯稱劉曉波是中國法律的階下囚，因此不配獲獎。<sup>4</sup> 劉的支持者則認為他主張人權和民主，因此理應獲得諾獎；無論他之前說過什麼或做過什麼都無關緊要，而正是他反抗中國威權政府的英勇立場導致他入獄，為他贏得了足夠的政治聲望。<sup>5</sup> 國際媒體幾乎全部持這一立場。據估計，在短短的三週之內，僅僅在香港就有超過五百篇關於劉曉波的文章發表，而只有大概十篇左右對劉或和平獎進行了批評。<sup>6</sup>

很多中國人並不認同這樣二元對立中的任何一元。這就需要考慮第三種立場：即中國政府不應該囚禁劉曉波，但他也不配獲得諾貝爾桂冠。中國政府沒有理由囚禁他，它所需要做的就是讓人們盡可能瞭解他的政治觀點。大多數的人將會得出結論，即他根本不值得稱頌。

我們認為劉曉波不應該獲得一個本應授予和平人士的獎項，因為他對和平沒有貢獻，非但如此，他熱烈地支持戰爭，而他所支持的戰爭存在著對人權的大規模侵犯。此外劉還主張中國經濟的私有化，而

---

Disaster,” BBC News, Dec. 10, 2010 (Nobel Peace Prize makes Liu “a dominant figure in the dissident movement” 諾貝爾和平獎使劉曉波成為異見者運動中佔主導地位的人物)。

<sup>3</sup> “No Easy Road for Dissidents after Nobel W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Dec. 31, 2010.

<sup>4</sup> Li Chenggang, “Prize Winner is anti-China,” *China Daily*, Nov. 1, 2010.

<sup>5</sup> Tania Branigan, “China Made Peace Prize Decision for Us, say Nobel Judge,” *Guardian* (UK), Oct. 27, 2010.

<sup>6</sup> 劉迺強：〈劉曉波問題的多元思考〉，香港《信報》2010年11月2日。

這將會急劇減少中國人（他對中國人抱有極大蔑視）的經濟和社會權利。他甚至可能並不是一些人想像的選舉民主的堅定支持者。

劉曉波長期地鼓吹中國全盤西化，同時支持美國主導的戰爭。2010年西方對“強硬的中國”（assertive China）的擔憂達到高峰，在這個語境中，劉曉波的這些立場使得西方政治與傳媒精英最終選擇他為中國自由派的推動者。在劉曉波被囚禁之後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判們將他樹立為“人權的普世代表”，而且也使他這個人物和他自己的政治歷史脫鉤。<sup>7</sup> 達賴喇嘛在1989年已經被授予了和平獎，<sup>8</sup> 於是英國《經濟學人》週刊說道“劉先生則作為一個漢族人獻身於中國本土的政治”。<sup>9</sup> 這個完全由挪威人組成、並且支援北約的和平獎委員會因此將劉樹立為中國的英雄，因為他可能會扮演蘇東劇變前的獲獎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安德列·薩哈羅夫和列赫·瓦文薩的角色。對劉的美化和對中國妖魔化，即試圖將中國和納粹德國相聯繫，是同步進行的，並且主流國際媒體幾乎完全沒有對劉的政治觀點進行分析考察。

## 劉曉波的新殖民主義願望和對戰爭的支持

1988年，一個香港記者問時年33歲的劉曉波，在什麼情況下中國可以實現真正的歷史性變革。劉回答說：“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他悲觀地說：“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

---

<sup>7</sup> Branigan, China Made.

<sup>8</sup> 據報導，奧斯陸接近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的人說選擇達賴喇嘛，涉及到“影響中國局勢的企圖”（Sheila Rule, “How and Why the Dalai Lama won the Peace Prize,” *New York Times* (NYT), Oct. 13, 1989）。

<sup>9</sup> “The Laureate Behind Bars,” *The Economist*, Oct. 8, 2010.

人會願意再揸中國這個包袱。”<sup>10</sup> 在劉的眼中，殖民主義並不是去發展( de-development )，反而是西方化和現代化的正面先兆。在 2006 年，他積極評價了日本侵華留下的遺產，尤其是大型工業企業和鐵路網。談及日本對中國東北長春的佔領時，他引用別人的話說“‘小日本’真把咱長春當自己家建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堅持認為戰後日本民主是中國的模範並且斥責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日本首相停止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悼念包括戰爭罪犯在內的戰死者的紀念館)作為恢復中日元首會面的前提“極端不可理喻”。<sup>11</sup>

同樣在這次採訪中，劉堅持認為“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真理對於他來說就是“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即西方政治精英為全世界開出的藥方，儘管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還在繼續支持與其友好的威權政權。<sup>12</sup> 劉還說“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並說如果英語好些他會選擇和中國根本沒有關係。他宣稱，最悲哀的事情就是語言的局限性使他不得不和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話，即中國的文化知識界。<sup>13</sup>

在 20 世紀 80 年代文化主義的熱潮中，劉對中國文化下了他的判決書。1989 年劉曉波批判了 1919 年五四運動的文化遺產，認為其沒有

---

<sup>10</sup> 金鐘：〈文壇“黑馬”劉曉波：劉曉波答記者問〉，香港《解放月報》1988 年 12 月 ([www.open.com.hk/1011p68.html](http://www.open.com.hk/1011p68.html))。

<sup>11</sup> 〈櫻花的中國劫難〉，《民族中國》2006 年 4 月 11 日(轉引自獨立中文筆會，[www.boxun.com/hero/2006/liuxb/2\\_1.shtml](http://www.boxun.com/hero/2006/liuxb/2_1.shtml))。

<sup>12</sup> 見 William Blum, e.g. *Freeing the World to Death: Essays on American Empire*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2005) ; Hilton Root, *Alliance Curse: How the United States Lost the Third World*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 David Schmitz,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ght-wing Dictatorships, 1965-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iquel Pellicer-Gallardo and Eva Wegner, “Western Support to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7 (<http://mpellicer.awardspace.com/Research/SuppAuth.pdf>) .

<sup>13</sup> 金鐘：〈文壇“黑馬”劉曉波：劉曉波答記者問〉，香港《解放月報》1988 年 12 月。

足夠地宣揚個人主義，“沒有明確私有財產對個性解放的重要意義，”卻宣揚了公有財產。而沒有私有財產的法律保障這都是毫無意義的。<sup>14</sup>

劉曉波不僅僅支持美國式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他還將中國的問題和中國人種品質聯繫起來。同樣在 1988 年的採訪中，他論及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強烈批判態度的電視紀錄片《河殤》，批判該片沒有足夠強烈地提倡西化。他說“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sup>15</sup> 哈佛學者林同奇指出，劉曉波在 90 年代初的一本書中<sup>16</sup> 就表現出“對中國民族性的尖刻批判”。<sup>17</sup> 在另一本書中，劉讚頌了西方哲學成就之後，總結到“中國人有什麼？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sup>18</sup>

劉曉波的同情者辯解說他的“殖民三百年”說法只是即興的表達。然而其實不是。在 2006 年，他告訴同一份雜誌他不會收回 1988 年的言論，因為他仍然相信這一點。因此諾貝爾獎委員會的秘書長戈爾·倫德斯塔德所說的劉“對此言論後悔”並不準確。<sup>19</sup> 劉還說中國的進步取決於西化，越西化則越進步。<sup>20</sup> 他的殖民願望大概可以

---

<sup>14</sup> 劉曉波：〈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文化研究》第二期，1989 年，第 80~83 頁（亦見香港《明報月報》第 281 期，1989 年 5 月，第 37~45 頁）。

<sup>15</sup> 金鐘：〈文壇“黑馬”劉曉波：劉曉波答記者問〉，香港《解放月報》1988 年 12 月。

<sup>16</sup>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1992 年。

<sup>17</sup> Lin Tongqi, “A Search for China’s Soul,” *Daedalus* 122:2 (1993): 171-185 (175).

<sup>18</sup> 金鐘：〈文壇“黑馬”劉曉波：劉曉波答記者問〉，香港《解放月報》1988 年 12 月。

<sup>19</sup> Geir Lundestad, “Power and Norms: What can the Nobel Peace Prize Accomplish? The Inside Story,” lecture at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thics, Law & Armed Conflict, Oct. 26, 2010, Podcast ([www.elac.ox.ac.uk/events/archive.html](http://www.elac.ox.ac.uk/events/archive.html)).

<sup>20</sup> 劉曉波：〈我與《開放》結緣 19 年〉，香港《開放雜誌》（前《解放月報》）2006 年 12 月 19 日 (<http://www.open.com.hk/0701p26.html>)。根據與中國政府相關的環球輿情調查中心 2010 年 10 月在七個大城市的一項調查，“大約 70% 受訪者反對劉曉波提倡的‘全盤西化’，而 15.5% 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民調顯示：大多數國人反對“全盤西化”〉，China.org.cn, 2010 年 11 月 1 日，[www.china.org.cn/china/2010-11/01/content\\_21244208.htm](http://www.china.org.cn/china/2010-11/01/content_21244208.htm)）。

在日本右翼分子那裡找到共鳴，這些右翼分子為日本的殖民史辯護並且表示要求釋放劉曉波。<sup>21</sup>

劉的新殖民主義願望與他對美國領導的戰爭的擁護和支持是一致的。儘管被授予的是和平獎，但劉曉波於 2000 年代中期發文讚揚了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和佔領，並回顧性地讚揚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他認為，“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幾乎與一切踐踏人權的政權對抗……美國所捲入的主要戰爭，在道義上都有可以辯護的理由。”<sup>22</sup> 關於冷戰中的美國角色，劉曉波認為：

……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把在國際上推廣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及其制度安排，當作自己最重要的國家利益的一部分。為此，美國一方面積極經濟參與戰後的歐洲和亞洲的重建，幫助德國和日本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取得令人欽佩的道義資源；另一方面又全力遏制共產極權在世界的擴張，先後捲入朝鮮戰爭、臺灣海峽的對峙和越戰。<sup>23</sup>

在 2004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劉曉波高度讚揚了喬治·布什在對伊戰爭中的作為，譴責了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里對美國戰爭的支持不足。他說：

克里抓住伊拉克的現在困境大做文章，但布什在反恐上的卓越作為，絕非克里的詆毀所能抹殺……無論倒薩的行動要冒的多大風險，不行動的風險將更為鉅大，二戰和 9·11 就是明證！……無論

---

<sup>21</sup> Aaron Beck, “China Spat on APEC Agenda: for Protestor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5, 2010.

<sup>22</sup> 劉曉波：〈911 反思錄：論貧弱、富強與正邪〉，2001 年（[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3/200803082154.shtml](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3/200803082154.shtml)）。

<sup>23</sup> 劉曉波：〈冷戰的教訓 — 獄中讀《越戰回顧》〉，1997 年（<http://wangjinbo.org/archives/1390>）。

如何，倒薩之戰是正義的！布什總統的決定是正確的！<sup>24</sup>

在同一年，劉曉波向人們宣告：

無論恐怖主義者是多麼猖狂，無論伊拉克的形勢是多麼不穩定，更無論愛國憤青對我這樣的美國支持者多厭惡，我對對薩達姆的戰爭的支持不會動搖。正如我在戰爭開始時相信戰爭的勝利，我對於自由聯盟的最終勝利和伊拉克民主的未來仍然抱有信心。即使美英聯軍遇到更困難的挫折，這種信念不會改變。<sup>25</sup>

根據林達·傑文的說法，劉曉波至少到 2006 年還一直支持伊拉克戰爭，而當時世界上包括美國英國在內的大部分民衆已經轉為反對伊戰。<sup>26</sup> 劉所支持的美國戰爭沒有支持民主，卻與此相反：美國的戰爭支持了不受歡迎的、腐敗的和反民主的政權，就如同當年在韓國和南越，或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些政權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草率處決和酷刑<sup>27</sup> — 這遠比劉曉波在中國威權體制下受到的待遇差得多。

---

<sup>24</sup> 劉曉波：〈伊戰與美國總統大選〉，2004 年 ([www.boxun.com/hero/liuxb/217\\_1.shtml](http://www.boxun.com/hero/liuxb/217_1.shtml))。

<sup>25</sup> 劉曉波：〈美英自由聯盟必勝〉，獨立中文筆會，2004 年 4 月 12 日 ([www.boxun.com/hero/liuxb/133\\_1.shtml](http://www.boxun.com/hero/liuxb/133_1.shtml))。

<sup>26</sup> Shane McLeod, “Nobel Winner Liked to ‘Take Potshots’ at Sacred Cows,”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 Dec. 10, 2010 (<http://www.abc.net.au/worldtoday/content/2010/s3090269.htm>)。同時參見 Husunzi, “Debate about Liu Xiabo,” China Study Group, Oct. 13, 2010 (<http://chinastudygroup.net/2010/10/debate-about-liu-xiaobo/>)，其中評論員 D 聲稱在 2006 年她與一位瑞典電影製作人對劉曉波進行採訪時，劉強烈支持伊拉克戰爭。

<sup>27</sup> 見 Bruce Cumings,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2005)；Alfred W. McCoy, “America and Dictators: from Diem to Karzai,” Salon, Apr. 15, 2010 ([http://www.salon.com/news/feature/2010/04/15/america\\_dictators\\_obama\\_karzai](http://www.salon.com/news/feature/2010/04/15/america_dictators_obama_karzai))；Amnesty International, “New Orders, Same Abuses: Unlawful Detentions and Torture in Iraq,” 2010 (<http://www.brusselltribunal.org/pdf/Amnesty140062010.pdf>)。目前韓國的國家安全法禁止傳播讚美北朝鮮的出版物，也禁止沒有得到官方批准的、對共產黨國家表示同情的活動或與其人民的接觸。“Possession of Pro-North Songs Violates Security Law,” Yonhap, Nov. 8, 2010.

劉曉波的主戰觀點甚至與美國一般民衆的觀點相抵觸。儘管美國是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在那裡主戰的宣傳盡可能地肯定戰爭，但是2005年的民意調查顯示，無論針對哪個國家，73~76%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不應該使用武力威脅來“推廣民主”。2007年的調查顯示，58%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是其他國家的領袖是危險的錯誤觀念；我們不應該嘗試用我們的價值來改變別國。”<sup>28</sup> 2010年8月的民意調查顯示，59%的美國人不認為美國在伊拉克發動戰爭是正確的，而37%的人認為這是正確的。<sup>29</sup> 2010年11月的調查發現，5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不應該進駐阿富汗，而44%的人持肯定的態度。<sup>30</sup>

劉曉波還一邊倒地讚揚了以色列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他將巴以衝突都歸咎到了巴勒斯坦方面。例如，劉曉波說，“回顧以色列剛剛建國時的中東戰爭，以色列是在和整個阿拉伯世界作戰，戰火是由阿拉伯人挑起”以及“在巴以衝突中，決不會出現一方激進而另一方克制的局面。所以，要想破壞和談，只有一方率先做出激進攻擊就足夠了。而巴勒斯坦人就常常是率先挑釁的一方”。<sup>31</sup>

簡而言之，劉曉波是典型的美國式的新保守主義者。<sup>32</sup> 他的政

---

<sup>28</sup> “US Role in the World,” World Public Opinions.org, s.d. 2007( [www.americans-world.org/digest/overview/us\\_role/democracy.cfm](http://www.americans-world.org/digest/overview/us_role/democracy.cfm) ).

<sup>29</sup> “Most Americans Say Iraq War was a Mistake,” CBS News, Aug. 26, 2010 ( [www.cbsnews.com/8301-503544\\_162-20014856-503544.html](http://www.cbsnews.com/8301-503544_162-20014856-503544.html) ).

<sup>30</sup> “Quinnipiac University National Poll Finds Support For War In Afghanistan Collapses,” Nov. 18, 2010 ( <http://www.quinnipiac.edu/x1295.xml?ReleaseID=1537> ). Even among US military families, 49% said the US should not be in Afghanistan.

<sup>31</sup> 劉曉波：〈譴責美國的世界最需要美國：巴以之間的美國〉，2002年( [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2/04/200204120229.shtml](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2/04/200204120229.shtml) )。

<sup>32</sup> 也許沒有意識到劉曉波與尼采的超人主義之間的歷史聯繫（參見 Woei Lien Chong,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248-249），美國的基督教右翼成了劉的粉絲。比如參見 David Aikman, “Rumbles out of China,” OneNewsNow, Oct. 26, 2010 ( <http://www.onenewsnow.com/Perspectives/Default.aspx?id=1216110> )。



治觀點應該被絕大多數中國人和許多西方自由主義者所憎惡。

## 零八憲章：選舉民主與自由化

在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中，他呼籲中國採取西方政治體制，並且提出要將現存的國有企業和農村土地私有化。<sup>33</sup> 這些想法都會損害而不是鞏固中國人的人權，而這種人權是不能和採取西方制度劃等號的。

### 劉曉波與民主

西方媒體普遍而明確地將劉曉波作為選舉民主的提倡者：一份著名的報紙頭條封他為“民主的殉道者”。<sup>34</sup> 這可能同樣是不準確的。選舉民主是與普選權相關聯的，零八憲章上也呼籲“一人一票”。然而劉曉波本人的傾向似乎並非如此。根據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澳洲作家林達·傑文（Linda Jaivin）所述，劉曉波並不支持全民普選：

劉曉波要求民主，但是他告訴過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同時也是我們共同的好友，簡·麥卡特尼（Jane Macartney），他不認為中國已經具備條件實行“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選，在這一點上，他和中國政府觀點非常相近。<sup>35</sup>

---

<sup>33</sup> 關於《零八憲章》，見：<http://wikilivres.info/wiki/%E9%9B%B6%E5%85%AB%E5%AE%AA%E7%AB%A0>。

<sup>34</sup> Geoff Dyer and Jamil Anderlini, “Liu Xiaobo, a Martyr for Democracy,” *Financial Times*, Oct. 8, 2010.

<sup>35</sup> McLeod, Nobel Winner.

由於劉曉波尋求中國向選舉民主的劇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給予了他數十萬美元資金。<sup>36</sup> 劉和他的支持者們認為如果中國立即採取選舉民主，中國人民的境遇將有很大的改善。但是，這個前景預測是很可疑的。研究顯示，在那些向選舉民主轉型的低收入水平的國家，法治並不一定隨之出現，反而出現低度發展和高度不穩定。選舉民主既不能帶來善治，在這種條件下甚至不能自我維持。<sup>37</sup>

選舉民主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生存下來——印度。但是在經濟和社會狀況方面它遠遠落後於中國。<sup>38</sup> 印度的自由民主不僅保護精英的財富和權力，並且滋生嚴重的腐敗，與中國的威權體制並非有天壤之

---

<sup>36</sup>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承認其對《民主中國》和獨立中文筆會的資金支持。劉曉波曾擔任前者的編輯和後者的會長。見“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Extends Its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Grantee Liu Xiaobo on Receiv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October 8, 2010 ([www.ned.org/for-reporters/ned-extends-its-warmest-congratulations-to-grantee-liu-xiaobo-on-receiving-the-nobel-p](http://www.ned.org/for-reporters/ned-extends-its-warmest-congratulations-to-grantee-liu-xiaobo-on-receiving-the-nobel-p))。獲得美國政府政治和資金支持的人確實支持美國的戰爭，比如，在入侵伊拉克的時候，緬甸反對派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聲明“(伊拉克)不受限制的獨裁政體導致了戰爭”，在美國攻擊之後“所有國家應該努力達成和諧”，這樣就轉移了美國政府的戰爭責任而贊成伊拉克佔領的國際託管。然而即便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的觀點也很難和劉曉波對戰爭激進的支持和他對甚至是溫和批評(如約翰·克里)的攻擊相提並論。因此，將諾貝爾獎授予劉曉波和授予昂山素姬進行比較是站不住腳的。與1936年和平獎授予被囚禁在納粹德國的卡爾·馮·奧西茨基更加不合適。馮·奧西茨基是一個長期的和平主義者和德國和平協會的秘書。Makiko Takemoto, “German Pacifism in the 1920s,” *Hiroshima Research News* 8:2 (November, 2005).

<sup>37</sup> Randall, Peerenboom,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Lessons for China from Asian Experience,” in Yin-wah Chu and Siu-lun Wong (eds.), *East Asia’s New Democracies: Deepening, Reversal, Non-Liberal Alterna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06-226. 有研究表明擁有民權(civil liberties)和經濟社會權利可能加強經濟增長，但是選舉民主則不能。Jonathan Isham, et al., “Civil Liberties, Democrac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Project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2 (1997): 219-242.

<sup>38</sup> 參見“Reading the Tea Leaves,” *Economist*, Jan. 27, 2007; “163 Year Lab Lag with China,” *The Telegraph* (Calcutta), Feb. 11, 2007.

別。<sup>39</sup> 此外，它境內的軍事行動導致了喀什米爾地區和東北部數萬少數民族和教派民衆的死亡。<sup>40</sup> 在尋求社會進步和新的發展道路的時候，我們應該超越威權資本主義或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非此即彼的二元視野。因為威權體制在國際上已經普遍地遭到譴責，那麼就有必要警惕劉曉波把自由民主當作萬靈藥。

儘管劉曉波顯然反對選舉民主的必要條件（普選），並且如上面所講，他也反對和平和人權的至關重要的方面，他仍被授予了和平獎。他與世界上其他明確堅持這些理想而值得獲得此獎的無數政治囚犯不同。然而西式民主的支持者鼓吹侵略戰爭、佔領和謀殺鎮壓而仍然被推崇倒也並非不平常。

鄒容和汪精衛都是近代中國這樣的例子。一個多世紀以前，他們都是熱情支持民主的年輕知識分子。鄒容“要求即刻廢除滿清帝制建立美式民主”。1903年他被上海租界法庭關押進一所英國人控制的監獄，兩年後在監獄去世。<sup>41</sup> 他的暢銷作品受到了他所推崇的美國政治制度的啟發。<sup>42</sup> 在書中，他呼籲比照美國憲法創制中國憲法，同時他也要求實現種族屠殺：鄒容聲稱如果中國人能夠“誅絕五百

---

<sup>39</sup>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2010: India Continues to be Corrupt,”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ia ([http://transparencyindia.org/resource/press\\_release/Corruption%20Perception%20Index%20\(CPI\)%202010.pdf](http://transparencyindia.org/resource/press_release/Corruption%20Perception%20Index%20(CPI)%202010.pdf)) ; Emily Wax, “With Indian Politics, the Bad gets Worse,” *Washington Post*, July 24, 2008. (印度監察部門的研究顯示“540名國會議員中大約四分之一面臨犯罪指控，包括販賣人口、移民造假、挪用公款、強姦以及甚至謀殺”)

<sup>40</sup> Arundhati Roy, “Kashmir’s Fruits of Discord,” *New York Times*, Nov. 9, 2010 (這場戰爭帶來七萬死亡和數以萬計的人因折磨而導致的衰弱) ; “Blast Kills at least 20 in Dimapur,” ANSA, Oct 2, 2004. (超過五萬人在印度北部的反抗軍與印度軍隊的衝突中喪命)

<sup>41</sup> Lawrence R. Sulliv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over Authority in China, 1898-1922,” in Peter Hershock and Roger Ames (eds.), *Confucian Cultures of Author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171-212 (181).

<sup>42</sup> Frank Li,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did the Twain Ever Meet?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5:4 (1999): 432-1448.

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sup>43</sup> 他也被奉為英雄，而中國民衆很少有人知曉他的政治全貌。<sup>44</sup> 汪精衛是支持民主的同盟會的主要成員，冒了生命危險推翻清朝，也曾被清朝所囚禁，但他同樣反滿。在 20 世紀 20 年代，他是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主要國民黨領袖，但 1939 年時他又成為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代理人。<sup>45</sup> 因此有很多聲稱是人權信徒的人，而持有與人權不相協調的觀點，鼓吹戰爭、合理化佔領。而劉曉波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 劉曉波和私有化

劉曉波和其他零八憲章的作者對於私有化的支持是他們受到西方政治精英歡迎的另一個原因。劉和其同伴宣稱他們希望有“公平的”私有化，然而不論是在所謂“後共產主義”和“改革中的共產主義國家”，還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幾乎從來沒有“公平的”私有化。劉和同伴所宣揚的是偽平民主義的市場烏托邦，即在生產資料“公平”私有化以後，允許市場“發揮其魔力”。這種觀點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已經失去了信譽，私有化的結果逐漸被大多數遭遇它的人們

---

<sup>43</sup> 鄒容，《革命軍》，（上海）大同書局 1903 年（<http://tieba.baidu.com/f?kz=99624125>）。同時參見 Ishikawa Yoshihiro, “Anti-Manchu Racism and the Rise of Anthropology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 15 (Apr. 2003): 7-26 ; Peter Zarrow, “Historical Trauma: Anti-Manchuism and Memories of Atrocity in Late Qing China,” *History & Memory* 16:2 (2004): 67-107 (78-80).

<sup>44</sup> 參見 “History of Chongqing,”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 website, 2010 (<http://3gmuseum.cn/en/article.asp?14-66-279-4>).

<sup>45</sup> 關於汪精衛與民主思想和反滿主義，參見 Marie-Claire Bergere, *Sun Yat-s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8-164 ; Chen Jian-yue, “American Studies of Wang Jingwei: Defining Nationalism,” *World History Review* 2:1 (2004): 2-33 (22). 汪的反滿主義不像鄒容的種族主義那樣明顯，參見 So Wai Chor,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 and Race,”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4:1 (2010): 57-80.

所鄙視。

俄羅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私有化導致了公共財產被政治寡頭大量盜取，變得極其不受歡迎。<sup>46</sup> 在 2001 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三分之二的俄國受訪者選擇了“在私有化中失去的比得到的多”，而只有百分之五的人選擇相反。<sup>47</sup> 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俄國人希望全部或是部分修正 20 世紀 90 年代進行的私有化。<sup>48</sup> 一項在 28 個後共產主義國家進行的調查發現每個國家中的大多數受訪者和全部 2.8 萬受訪者中的 80% 支持對私有化的某些修正，包括對私有化的既得利益者增加稅收或對私有化財產的全部沒收和重新國有化等。<sup>49</sup>

在印度，2006 年一項關於自由化和自由化政策的調查發現：

印度公眾大多數（62%）相信 1991 年後的政策“只使富人受益”。窮人中持有這個看法的比例高達 68%。民眾大多認為公營服務應該保持公有。67~71% 的人希望政府運營電力、供水和醫院……

瞭解經濟政策的人群中反對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比例雙倍於不瞭解政策而持反對意見的比例。<sup>50</sup> 私有化在拉丁美洲同樣不受歡

---

<sup>46</sup> William Megginson and Jeffrey Netter, “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 (2001): 321-389 (326). 經常有人提出私有化可以通過給予民眾所有權擔保而變得“公平”。然而，“擔保私有化的計劃實際效果差異很大，有的令人失望，有的則是災難性的。” W. Megginson, J. Netter and Chandra Chahyadi, “The Size and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CESifo DICE Report 1/2005 (<http://www.cesifo-group.de/DocCIDL/dicereport105-forum1.pdf>).

<sup>47</sup> Donald Hall, et al., “Public Resistance to Privatisation in Water and Energy,”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15:3-4 (2005): 286-301 (287).

<sup>48</sup> Konstantin Rozhnov, “Russian Privatization Plans Spark Fears,” BBC, Aug. 4, 2010.

<sup>49</sup> Irina Denisova, et al., “Everybody Hates Privatization, but Why? Survey Evidence from 28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2010) draft paper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04616](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04616)).

<sup>50</sup> Praful Bidwai, “A Davos Lesson: Free Market Policies are Unpopular,” Feb. 2007,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Hindustan Times-CNN-IBN survey), ([www.tni.org/article/davos-lesson-free-market-policies-are-unpopular](http://www.tni.org/article/davos-lesson-free-market-policies-are-unpopular)).

迎。<sup>51</sup>

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不平等導向 — 例如，在發展中國家導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擴大 — 還只是故事的一半。<sup>52</sup> 研究表明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對經濟增長、國家實力和對產權的保護都會有負面的影響。<sup>53</sup> 私有化在中國就使一些官員富了起來、而往往導致了工人勞動條件和待遇的下降。一項關於中國企業私有化的研究認為“中國的私有化是在不透明的情況下進行的，極少考慮公平與正義原則。”<sup>54</sup> 分析人士承認中國主要經濟部門的私有化是不受歡迎的。<sup>55</sup>

世界許多其他地方的研究表明，私有化對發展有負面的影響，尤其是對貧窮農民的社會狀況。<sup>56</sup> 中國的農田為村集體所有，農戶擁有 15~30 年的土地使用權。當人口發生變化時，使用權在村莊內部

---

<sup>51</sup> 2007 年 Latinobarometer 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 35% 的拉丁美洲人認為過去 20 年裡公有公司的私有化有益於他們的國家。一般來說，人們認為拉美的私有化是腐敗的盛宴，國家的壟斷在有些情形下被私有的壟斷替代，沒有給老百姓帶來實惠。Kevin Casas-Zamora, “Why the Discomfort over Free Trade,” Brookings, Sept. 12, 2008 ( [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8/0912\\_free\\_trade\\_casaszamora.aspx](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8/0912_free_trade_casaszamora.aspx) ) .

<sup>52</sup> Chao Chi-Chur, “Rising Wag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vatization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5:3 (2006): 375-385 ; Pinelopi Goldberg and Nina Pavcnki,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5:1 (2007): 39-82.

<sup>53</sup> Lawrence King and Patrick Hamm, “The Governance Grenade: Mass Privatization,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and Reforming Communist Societies,” The Other Canon Foundation (Norway), Working Paper no. 17 ( <http://www.wjh.harvard.edu/~phamm/paper17.pdf> ) .

<sup>54</sup> Chen Feng,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 *China Quarterly*, no. 195 (2006): 42-60.

<sup>55</sup> See, e.g., Ira Kalish, “China and India: the Reality Beyond the Hype,” Deloitte Research Study, s.d. 2006 ( [www.deloitte.com/assets/Dcom-Australia/Local%20Assets/Documents/China%20and%20India-%20The%20Reality%20Beyond%20the%20Hype.pdf](http://www.deloitte.com/assets/Dcom-Australia/Local%20Assets/Documents/China%20and%20India-%20The%20Reality%20Beyond%20the%20Hype.pdf) ) .

<sup>56</sup> See, e.g., Mbosonge Mwenchanya, *The De-Africanization of Africa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local in Zambia*, unpub'd PhD dissert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009.

進行調整才能保證土地使用的公平。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土地集體所有是婦女享有平等土地權利的必要條件。中國農村廣泛實行婚後從夫居，因此保證嫁入村莊的婦女擁有與其他村民一樣的土地使用權利就變得十分重要。<sup>57</sup>

至少在 21 世紀初，農村土地分配還能保證一定的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大量無地農民的產生，為一些流動到城市的農民提供了後路。<sup>58</sup> 農民基本上還比較認可這個土地制度本身。<sup>59</sup>

許多近郊農村在近年的城市化熱潮中遭遇了徵地。土地經常通過強制和低估價值的過程被徵走。65% 的農村集體抗爭是由土地糾紛引起的。在這場保衛自身權益的鬥爭中，農民利用了現有法律並組織集體上訪活動，而這些活動有時甚至是由村幹部帶頭的。<sup>60</sup> 與其說農民要求的是土地私人所有制，毋寧說他們要求的是更多的土地補償款。實際上，土地的集體所有使得他們能夠進行集體抗爭。

劉曉波等人根據他們的市場烏托邦理念，假設私人所有制會有利於農民對抗徵地或者幫助他們獲得更好的土地補償。但是在印度，土

---

<sup>57</sup> 性別政策的實際執行並不平等。可參見《中國農村婦女土地權利調查報告》，2006 年 ([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4111](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4111))。比如中國西北地區的農村，農地使用權的分配每五年要經歷一次調整，並且婦女擁有平等的土地權利，但在那些靠近城市的村莊，由於土地市場更發達並且村莊中的父權制更強，這些村莊中的婦女土地權利經常更難得到保障。

<sup>58</sup> Azizur Khan and Carl Riskin, “China’s Household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 1995 and 2002,” *China Quarterly* no. 182 (2005): 356-384.

<sup>59</sup> James Kung K., “Common Property Rights and Land Reallocations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a Village Survey,” *World Development* 28: 4 (2000): 701-719. 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到 21 世紀初，中國農村基層地權分配的實踐在許多地方比中央政策更注重平等（參見 Jonathan Unger, “Families and Farmland in Chinese Villages: Unexpected Findings,” in Mary Farquhan (ed.), *21st Century China: Views from Australia*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138-156）。

<sup>60</sup> 〈學者稱土地問題已佔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 65%〉，《新京報》2010 年 11 月 5 日 ([www.chinanews.com.cn/estate/2010/11-05/2635544.shtml](http://www.chinanews.com.cn/estate/2010/11-05/2635544.shtml))。

地私人所有制卻沒有從這些方面幫助農民。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研究顯示：

……自獨立以來，大規模的發展項目使 2100~5000 萬印度人遷徙。不幸的是，長達 50 年中，發展導致的強迫遷徙一直與不成功的安置和復原工作所導致的不斷增長的貧困如影隨行。協商、賠償和復原安置往往是不充分或非常不充分的……<sup>61</sup>

即便在私有產權的世界堡壘美國，長期以來，私人財產可以因為公共目的而被徵用。2005 年，美國最高法院甚至裁定，如果有利於發展，例如擴大城市稅收基礎或製造就業機會，私人財產也能夠因為私人利益而被徵用。<sup>62</sup>

土地私有化能夠迅速導致土地集中和大量無地農民的出現。因為進一步的私有化極有可能加大已經嚴重的不平等現象，研究顯示絕大多數中國人反對這種不平等。<sup>63</sup> 著名的農村社會研究者，如溫鐵軍、李昌平、賀雪峰，都未發現農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情況。<sup>64</sup>

---

<sup>61</sup>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xpropriation Laws and Practices: India,” in *Capacity Building for Resettlement Risk Management: Final Report* (Manila: ADB, 2007): 43.

<sup>62</sup> See Carol Zeiner, “Eminent Domain Wolves in Sheep’s Clothing: Private Benefit Masquerading as Classic Public Use,” *Virginia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28 (2010): 1-42.

<sup>63</sup> Au Loong-yu, “A Critical Defense of Charter ’08,” ATC, Nov.-Dec. 2009 ([www.solidarity-us.org/current/node/2442](http://www.solidarity-us.org/current/node/2442)). 2011 年 10 月在七個中國大城市進行的一項有關政治改革的調查表明，大多數人希望政治改革能夠縮小貧富差距、增加社會公正以及消除官員腐敗（參見〈中國民衆如何看政治體制改革〉，2010 年 11 月 1 日，<http://poll.huanqiu.com/news/2010-11/1217352.html>）。

<sup>64</sup> 溫鐵軍：〈我國為什麼不能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理論導報》2009 年第 2 期；李昌平：〈慎言農村土地私有化〉，《讀書》，2003 年第 6 期，第 93~98 頁；賀雪峰：〈導論〉，《地權的邏輯：中國土地制度向何處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0 年。



## 諾貝爾獎的政治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的一個相關博客指出了“諾貝爾委員會和它附和者在對劉的瞭解上不夠用功，”<sup>65</sup> 因為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似乎並不瞭解——或是有意忽視了——劉曉波本人的政治觀點。這其中包括劉對於那些嚴重違反人權的戰爭的支持，以及他所鼓吹的一些政策“藥方”，而這些政策恰恰可能會導致中國民衆經濟權利、社會權利的倒退（為聯合國“普遍人權宣言”所包括），甚至可能將進一步損害中國民衆的政治權利。

對諾委會而言，劉曉波作為中國的異見人士所具有的外延性的象徵意義超過了他作為具體的異見者的內涵。在我們對諾委會秘書長戈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訪談中，我們問他諾委會當初做決定時，對劉曉波的觀點知道多少。倫德斯塔德說“首先這個問題是這個獎是否該給一個中國人；因為諾委會以前把獎給過蘇聯、緬甸、伊朗等國的異見者，所以決定不能對中國例外。接下來的問題是給中國的哪一位人士，因為除了劉曉波外，中國還有其他著名的異見人士……有利於劉曉波當選的是他被中國政府判處了11年監禁。多年來（1999年諾委會就考慮過把和平獎給一位中國異見人士），諾委會對於把獎授予哪一位中國異見人士躊躇不決，中國政府使得諾委會的評選相對容易了。劉曉波成了鬥爭的象徵。”倫德斯塔德介紹說，第一輪評選在兩百多名被提名者中選出30~35人，第二輪篩選後剩下不到十人，而其中五、六名候選人都是中國人。倫德斯塔德對劉曉波當選很滿意，因為在他看來，與1999年相比，諾委會這次推出的人幾乎沒有爭議。我們回應說，“你所說的爭議其實只考慮到了中國

---

<sup>65</sup> Jermy Wong Fischer, “This is a bad decision by the Nobel Committee,” Oct. 8, 2010 ([www.economist.com/blogs/asiaview/2010/10/nobel\\_peace\\_prize](http://www.economist.com/blogs/asiaview/2010/10/nobel_peace_prize)).

異見人士的看法，那麼你怎麼看在中國人們因為劉曉波支持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而反對劉曉波獲獎？”倫德斯塔德這麼回答：“我們要一個不同的中國，正如我們要一個不同的德國、不同的緬甸，不同的伊朗。這是從長遠考慮的政權更迭。政權更迭可以有多種形式……我確信中國終將拒絕一個黨國。”<sup>66</sup>

2010年12月10日，挪威華人曾舉行集會抗議諾委會授獎給劉曉波，大約有80位華人參加。又有11名華人代表各華人團體向諾委會遞交了公開信，因此戈爾·倫德斯塔德與這些代表有40分鐘的會面，媒體不被允許參加。據挪威華人聯誼會會長袁亞明回憶，“會面中，倫德斯塔德一直都在表達他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包括毛時代的中國。所以我問他這個獎是不是針對中國政府的，他說是的。他的回答說明他不對。這獎跟和平沒關係，跟他們對中國政府的看法有關係。但是在公開場合，他否認他說過的話。”2008年當選為挪威十大傑出移民、中國旅挪學人學者與專業人士聯合會（CPN）主席張秀華博士談到了他們參與抗議的原因主要是對劉曉波的知識水準很質疑，對他提出的中國全盤西化、對他對中國文化的鄙視很憤慨。<sup>67</sup> 在與我們的訪談中，張秀華博士還批評了挪威媒體的雙重標準：“其實很虛偽。我們很多人向挪威媒體投稿表達看法，但是就是沒人給你登。”袁亞明介紹說，“大多數挪威人不知道劉曉波，他們就是覺得民主是個好東西。如果你光讀幾段劉寫的那篇文章（〈我沒有敵人〉），你會覺得他不錯啊。但是他寫的其它的東西大家就不知道了。”<sup>68</sup> 在挪威和平協會（The Norwegian Peace Association）朋友的幫助下，我們在挪威期間與挪威的和平運動人士有過一場交流，這場交流的回饋

---

<sup>66</sup> 戈爾·倫德斯塔德訪談，2011年6月7日，於挪威諾貝爾和平學院（Nobel Peace Institute）倫德斯塔德辦公室。

<sup>67</sup> 張秀華訪談（skype），2011年3月11日，訪談者：澳門大學傳播學系李穎博士。

<sup>68</sup> 張秀華、袁亞明訪談，2011年6月5日，Holmenkillen Park Hotel，挪威奧斯陸。

很好，但也證實了挪威進步人士們對劉曉波的觀點並不了解。<sup>69</sup>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因此並不像大多數人所設想的那樣中立和普世。該委員會並不包括和平及人權研究的專家，而僅僅由來自挪威國會中五個主要政黨的代表們所組成。所以假裝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與挪威政府沒有關係是愚蠢的，因為它與組成現任政府及有可能組成下任政府的各政黨有聯繫。和平獎委員會各成員所代表的這些政黨本身就曾贊成過伊拉克戰爭或阿富汗戰爭，<sup>70</sup> 而委員會負責人托爾比約恩·亞格蘭（Thorbjorn Jagland）曾敦促挪威增加派往阿富汗的分遣隊。<sup>71</sup>

《日本時代週報》的前任編輯島津洋一（Shimatsu Yoichi）曾寫過關於亞格蘭的文章，這位挪威的前首相、外交部長和國會發言人，現已是歐洲委員會的主席。<sup>72</sup> 他“支持與華盛頓的強力聯合，以保證西方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地位”，“他的政治生涯可以用他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親密關係來定義”。亞格蘭曾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聯合國可用於阻止暴政的工具，就像我們在巴爾幹所做的那樣”。他是指1999年由美國領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塞爾維

---

<sup>69</sup> 2011年6月14日，奧斯陸。我們感謝交流會的組織者 Alexander Harang。這個交流後來體現該組織的報告中，“Rapport fra møte om Nobels fredspris med de kinesiske akademikerne Barry Sautman og Yan Hairong.”

<sup>70</sup> 參見“Norway: Hagen Claims Progress Party has Taken over Conservatives’ Role,” IPR Strategic Information Database, Mar. 25, 2003；“Norway may Send Troops to Iraq,” NRK (Norwegian public broadcaster), Nov. 23, 2004, in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Nov. 23, 2004；“Ikke Kurs-ending enna,” (Do not change course yet), *Adresseavisen* (Norway), Jan. 22, 2008；“Enna ikke fred etter seks ar” (Still no peace for six years), *Adresseavisen*, Oct. 8, 2008.

<sup>71</sup> “Avsporing om Afghanistan” (Derailment on Afghanistan), *Aftenpost* (Norway), Nov. 17, 2006.

<sup>72</sup> “Nobel’s Pro-Military Agenda and the Future World Order,” NewAmericaMedia, Oct. 2010 (<http://newamericamedia.org/2010/nobel-chairman-pro-military-agenda-andthe-future-world-order.php>) .

亞進行的空襲；然而美國空軍的研究顯示，在這場戰爭中，對於阿爾巴尼亞人的種族清洗並未減少，而是增加了。<sup>73</sup> 據島津洋一說，亞格蘭在挪威的對手曾評價他為“挪威的小布什”。

挪威政府長期以來給自己打造一種進步的形象，而挪威也常常被認為是愛好和平與支持人權的典範。正是這一成見確保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合法性，忽略了它很大程度上與諾獎捐助者——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意圖相背離。<sup>74</sup> 然而，挪威政府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均派遣了軍隊。當美國侵略伊拉克時，挪威國防部長聲明，挪威不會保持中立並將與美國大量交換情報。<sup>75</sup> 自 2003 年到 2006 年，挪威向伊拉克派遣了 150 名士兵，據稱是“維持穩定的力量”一部分，與英軍合作在巴士拉附近清除地雷及做一些工程工作，而不是美國領導的合作部隊的一部分。<sup>76</sup> 挪威向阿富汗派遣了七百名士兵，主要參與作戰。<sup>77</sup> 這使得挪威成為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 28 個成員國中按人

---

<sup>73</sup> Timothy Garton Ash, “Kosovo: Was it Worth I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 21, 2000: 58-59. 在科索沃戰爭中，英美轟炸行動對平民和敵軍的致命率是三比一。“UN Report a Victory for Terror,” *Boston Globe*, Sept. 24, 2009. 美國參謀長聯合會議副主席約瑟夫·羅爾斯頓將軍認為平民死亡人數不到 1500。“Aerospace Power and the Use of Force,” AFA Policy Forum, Sept. 14, 1999, quoted in Heike Krieger, *The Kosovo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23. 科索沃戰爭是非法的，因為它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所以北約的支持也是非法的，這和兩年後的阿富汗戰爭一樣。

<sup>74</sup> 參見 Frederick Heffermehl, *The Nobel Peace Prize: What Nobel Really Wanted*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0).

<sup>75</sup> Jonathan Tisdall, “Norway is Not Neutral about Iraq War,” *Aftenpost*, April 3, 2003.

<sup>76</sup> Table, “Iraq War Coalition Troop Deployment,” in “Multi-National Force: Iraq,” ([http://en.wikipedia.org/wiki/Multi-National\\_Force\\_%E2%80%93\\_Iraq](http://en.wikipedia.org/wiki/Multi-National_Force_%E2%80%93_Iraq)) ; “Norway,” Europa World Yearbook 2, 45th e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2004): 3218.

<sup>77</sup> “NATO and Norway in Afghanist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Norway, (<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ud/campaign/nato07main/nato/afghanistan.html?id=460974>).

口比例派遣士兵最多的一個國家，<sup>78</sup> 儘管 2010 年 8 月的民意測驗顯示 49% 的挪威人希望政府能撤回軍隊。<sup>79</sup>

值得注意的是挪威政府無視很多挪威人的反對，主要以軍售的方式促進了戰爭。維基解密 2010 年發佈的關於伊拉克戰爭的檔案顯示，挪威製造並售予美軍的武器，史瑞克車載保護遠端武器系統 (Stryker vehicle-mounted Protector Remote Weapons System) 以及地獄之火直升機載空對地導彈 (helicopter-born Hellfire air-to-surface missile)，導致超過 201 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及 498 人受傷。在一次使用挪威武器的致命襲擊中，兩名路透社的記者身亡。<sup>80</sup>

挪威政府損害發展中國家的侵權行為並不僅限於它對非法戰爭中的貢獻。它曾被指控為了獲得海底鑽探和捕魚權，乘索馬里政府不濟之時，否定了索馬里維護該國大陸架及專屬經濟區的海洋法。<sup>81</sup> 挪威有很多民衆高度認識到和平與人權的重要性，但是挪威大部分政治家不在此列，而恰恰是這些人組成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

如果說劉曉波不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樣也可以認為，這個委員會並沒有資格以去授予它，因為組成委員會的五名白人政客來自於一個小國，其政治體系對和平的貢獻被顯然高估了。畢竟，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早前曾將該獎授予傑出的戰爭製造者，比如亨利·基辛格，巴拉克·奧巴馬，後者上臺後使阿富汗戰爭昇級。<sup>82</sup>

---

<sup>78</sup> “Norway Signals No Troop Increase in Afghanistan,” ZeeNews, Nov. 6, 2009 (<http://www.zeenews.com/news576746.html>) .

<sup>79</sup> “Soldiers Keen to Serve in Afghanistan,” News and Views from Norway, Aug. 13, 2010 ([www.newsinenglish.no/2010/08/13/soldiers-keen-to-serve-in-afghanistan/](http://www.newsinenglish.no/2010/08/13/soldiers-keen-to-serve-in-afghanistan/)) .

<sup>80</sup> Michael Sandelson, “Norwegian Weapons Blamed for Iraqi Civilian Casualties,” *The Foreigner* (Norway), Oct. 28, 2010.

<sup>81</sup> Abdulkadir Salad Elmi, “The Real Pirates in Somalia: Washington, Paris and Oslo,” *Pambazuka News*, Sept. 17, 2010.

<sup>82</sup> “Will Obama Keep US Troops in Iraq Beyond 2011?” Reuters, Aug. 19, 2010.

## 中國與納粹德國的類比？

在關於劉曉波獲和平獎的報導上，西方媒體中出現的一個普遍主題就是將他與1936年授予記者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的和平獎相類比，當時這名記者被納粹德國監禁。同劉曉波一樣，當局不允許馮·奧西茨基的親屬代表他到奧斯陸去接受該獎項；與奧西茨基的情況類似，劉曉波獲諾貝爾獎的消息公佈後，一個替代性的獎項也被炮製了出來。在這一類比中，西方媒體把馮·奧西茨基作為先驅，將中國與納粹德國聯繫起來。<sup>83</sup> 然而，把劉曉波比作馮·奧西茨基是錯位的。劉曉波極力支持美國在過去60年中發動的主要戰爭，而奧西茨基是支持和平的。其實，可以真正與奧西茨基案例類比的是因為從事裁軍的社會民主活動被某些西方國家投入監獄的政治犯；那些與馮·奧西茨基相似的人是諾貝爾所期望的獲獎者。

馮·奧西茨基是名和平主義者，他曾擔任過德國和平聯盟(German Peace Society)的秘書長。<sup>84</sup> 儘管他獲獎的消息宣佈後，他贊同“德國在歐洲獲得合理的利益”——暗指建立大德國(Greater Germany)——馮·奧西茨基長期為和平而做的工作足以使他有資格獲得這一獎項。他最著名的行動在1929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德國秘密重整軍備違反了《凡爾賽公約》。這導致了他被民選上臺的魏瑪共和國政府拘捕，1931年以“叛國罪和間諜罪”為名入獄18個月。11個月後馮·奧西茨基被釋放，得益於魏瑪政府大赦8500名政

---

<sup>83</sup> 如，參見“Boycott by China Brings Echoes of Hitler’s Fury, says Nobel Prize Chief,” *The Times* (London), Dec. 9, 2010；“The Empty Chair: China and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 Economist.com*, Dec. 10, 2010（“中國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和納粹德國的對比”）；Janette Bagnall, *Gazette* (Montreal), Dec. 10, 2010（“中國甚至比德國納粹還過分”）；Jeffrey Wasserstrom, “Liu Xiaobo and the Nobel Peace Prize,” *Dissent*, Dec. 13, 2010.

<sup>84</sup> Makiko Takemoto, “German Pacifism in the 1920s,” *Hiroshima Research News* 8:2 (November, 2005).

治犯的特別條款，在這一條款中，他作為“在出賣軍事機密方面有罪，而在個人私利動機方面無罪的人”被釋放。1933年，納粹掌權終結魏瑪政府後，他重新被捕。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期間，馮·奧西茨基因為集中營的制度使他的心臟情況惡化，正在一所受警察監管的民用醫院裡就醫。18個月後辭世。<sup>85</sup>

諾委會於1936年把1935年的和平獎追溯授予馮·奧西茨基的舉動當時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兩名諾委會成員辭職，因為他們正在或者曾在挪威政府任職。出席其他獎項頒獎典禮的挪威哈康七世國王，避開了和平獎的頒獎典禮。這一獎項分裂了公眾觀點，並且被保守派勢力責難。挪威首要的保守派報紙《挪威郵報》(Aftenposten)在社論中爭論道，奧西茨基是個曾經“在希特勒上臺前就違反法律”攻擊自己祖國的罪犯，而“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長久的和平只能依靠遵守現有的法律來獲得”。<sup>86</sup>

和平獎授予馮·奧西茨基後，納粹禁止德國公民接受諾貝爾獎，並創造了一個“德國國家科學和藝術獎”(German National Prize for Science and Art)，但它與中國2010年匆忙出臺的“孔子和平獎”(Confucius Peace Prize)完全不同。首先，“孔子和平獎”畢竟以和平為主題，儘管第一個獲獎的是著名的臺灣政治人物。其二，大部分的受提名者並不是中國人。<sup>87</sup>“德國國家科學和藝術獎”並不是為了

---

<sup>85</sup> “Carl von Ossietzky,” in Frederick Haberman (ed.), *Nobel Lectures, 1926-1950* (Amsterdam: Elsevier Publishers, 1972); Istvan Deak, *Wei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ltbühne and its Circ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199, 212, 220-221.

<sup>86</sup> “Carl von Ossietzky,” Wikipedia, Dec. 14, 20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l\\_von\\_Ossietzky](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l_von_Ossietzky)).

<sup>87</sup> 其他被提名的有美國前總統卡特、企業家比爾蓋茨，巴勒斯坦的領袖馬哈茂德·阿巴斯，以及班禪喇嘛。該獎由北京的一個商界人士建議，評獎委員會與文化部密切合作(“China to Award Prize to Rival Nobel,” Associated Press, Dec. 8, 2010)。

和平，因為和平與納粹意識形態相衝突。而且它只為德國人設置，其中三分之二的獲獎者都活躍於製造戰爭和參與種族滅絕。<sup>88</sup>

1990年，馮·奧西茨基的女兒尋求推翻對她父親的判決，在德國有些人組織了一個運動支援她的努力。1991年，作為這項運動的一部分，甚至有一所大學更名為他的名字。然而，第二年，德國聯邦法庭的最終裁決維持了對馮·奧西茨基的定罪。雖然法院認為馮·奧西茨基所揭露的魏瑪共和國政府的行為的確是違法的，但它在維持原德意志帝國最高法院判決的聲明中陳述道：

每個公民都有保守祖國秘密的義務，執行現存法律的努力只能通過利用相關的國家機構方可實現，而永遠不能通過向外國政府申訴來實現。<sup>89</sup>

簡單地說，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德國法院保守了這一原則，即洩露關於本國錯誤行為的資訊，可以被合理地判處入獄。

與馮·奧西茨基相反，劉曉波從未為和平努力過。他支持的那些戰爭（阿富汗、伊拉克，往前看，還有朝鮮和越南戰爭）大量地侵害了這些國家民衆的政治和公民權。<sup>90</sup> 劉曉波在中國全力爭取的徹底私有化，將會比中國政府已經推行的各種自由化私有化政策更嚴重地

---

<sup>88</sup> 獲獎的人包括 Ernst Heinkel、Willi Messerschmitt 和 Ferdinand Porsche，分別以使用奴工生產轟炸機、戰鬥機、坦克而出名；Ferdinand Sauerbruch，他負責一個研究所，為納粹黨衛軍在集中營的囚犯身上進行醫學實驗；Fritz Todt，軍火部長和 Alfred Rosenberg，主張種族清洗的納粹思想家，見“Awards and Decorations,” Axis History Factbook, 2009 ([www.axishistory.com/index.php?id=1890](http://www.axishistory.com/index.php?id=1890))。

<sup>89</sup> BGH StB 6/92 Beschluss vom 3.Dezember 1992 (KG Berlin), (<http://www.hrr-strafrecht.de/hrr/3/92/3-stb-6-92.php>)。

<sup>90</sup> 劉曉波：〈9·11 反思錄：論貧弱、富強與正邪〉，2001年([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3/200803082154.shtml](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3/200803082154.shtml))；劉曉波：〈冷戰的教訓——獄中讀《越戰回顧》〉，1997年；劉曉波：〈伊戰與美國大選〉，2004年([www.boxun.com/hero/liuxb/217\\_1.shtml](http://www.boxun.com/hero/liuxb/217_1.shtml))；劉曉波：〈美英自由聯盟必勝〉，獨立中文筆會，2004年4月12日([www.boxun.com/hero/liuxb/133\\_1.shtml](http://www.boxun.com/hero/liuxb/133_1.shtml))；McLeod, Nobel Winner.



損害中國老百姓的經濟和社會權利。私有化在所有後共產主義社會和發展中國家都不受歡迎。<sup>91</sup> 與絕大多數人的想像不同的是，劉曉波也從未贊成過在中國實行普選制。<sup>92</sup>

如果劉曉波與馮·奧西茨基不可類比，那麼至少還有兩個案例可與奧西茨基類比。兩個案例都發生在有民主選舉的國家，美國與以色列。美國一等兵布蘭德里·曼寧（Bradley Manning）於2010年被捕入獄並面臨最多52年監禁的判決，尤其因為他“散佈、傳播國防資訊，並將其提供給未被授權的資訊源頭”，例如，將一個美國阿帕奇直昇飛機掃射伊拉克平民的視頻提供給維基解密（Wikileaks）。<sup>93</sup> 曼寧曾表示，他希望他所提供給維基解密的材料能夠引起“全球範圍的探討、辯論和改革”。<sup>94</sup>

另一個案例是以色列的莫迪凱·法努努（Mordechai Vanunu）。法努努曾是以色列迪莫納核電站的技術人員，該核電站是以色列核武器計劃的重鎮。因為反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於1986年向英國《星期日泰晤士》（*Sunday Times*）報提供了關於核電站的資訊。逃往國外之後，法努努在羅馬街頭被以色列特工綁架並被送回以色列。他被判犯有“叛國罪和間諜罪”，入獄18年，其中11年單獨監禁。2004

---

<sup>91</sup> 在他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中，劉曉波主張中國深化私有化。有關私有化在所有後共產主義國家（印度、拉丁美洲）實施的情況，參見Irina Denisova, et al., “Everybody Hates Privatization, but Why? Survey Evidence from 28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2010), draft paper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04616](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04616)) ; Praful Bidwai, “A Davos Lesson: Free Market Policies are Unpopular,” 跨國機構Hindustan Times-CNN-IBN survey, Feb. 2007 ([www.tni.org/article/davos-lesson-free-market-policies-are-unpopular](http://www.tni.org/article/davos-lesson-free-market-policies-are-unpopular)) ; Kevin Casas-Zamora, “Why the Discomfort over Free Trade,” Brookings, Sept. 12, 2008 ([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8/0912\\_free\\_trade\\_casaszamora.aspx](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8/0912_free_trade_casaszamora.aspx)) .

<sup>92</sup> McLeod, Nobel Winner.

<sup>93</sup> “US Soldier Charged over Apache Wikileaks Video,” Agence France Presse, July. 7, 2010.

<sup>94</sup> Nick Davies, “Afghanistan War Logs: Story behind Biggest Leak in Intelligence History,” *Guardian*, July. 25, 2010.

年法努努獲釋，但必須遵守許多的條件，包括禁止離開以色列和禁止與外國人交談。他數次因為違反第二個條件而重新入獄，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為與一名挪威人交談而入獄三個月。<sup>95</sup> 儘管他被國際特赦組織命名為“政治犯”、不僅受到挪威律師委員會支持、而且數次被諾貝爾和平獎提名<sup>96</sup> 並獲得數個其他的和平獎項，包括2005年挪威人民和平獎，但法努努向挪威政府提出的政治避難卻被拒絕，因為挪威擔心向法努努提供政治避難會影響它在中東政治中的地位。<sup>97</sup> 2010年12月，法努努因為在推動裁軍方面的努力而獲得了卡爾·馮·奧西茨基國際人權聯盟獎章。但是隨後獎項不得被取消，因為法努努無法獲准離開以色列領獎。<sup>98</sup>

因此，將劉曉波與馮·奧西茨基類比極不恰當。劉曉波為戰爭辯護，而馮·奧西茨基為和平入獄，正如今天的曼寧和法努努一樣，他們一個在監獄服刑，一個在被長期監禁之後依然受到警察的嚴密監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方的政治和媒體精英們為中國政府對劉曉波的鎮壓而驚懼不已的時候，他們卻對法努努和曼寧所遭遇的或者即將遭遇的比劉曉波更嚴重的鎮壓卻諱莫如深。一直積極反抗加諸在

---

<sup>95</sup> “Israel Releases Mordechai Vanunu after Three Months in Prison,” Aug. 8, 2010.

<sup>96</sup> 法努努曾聲稱他不會接受諾貝爾和平獎，因為該獎曾被頒發給希蒙·佩雷斯，這位以色列前總理在法努努看來開創了以色列的核武器計劃，並將核武器提供給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而且授權了對法努努的綁架、監禁和獲釋後諸多人身權利的限制。“Nobel Nominee Vanunu Refuses to Share Stage with Peres,” Atlantic Free Press, Mar. 3, 2009. 以色列還有其他的政治犯，批評政府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也遭遇騷擾。參見 Stephen Zunes, “Israel Represses Israelis and Congress Approve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FPFIF), Dec. 28, 2010 ([http://www.fpfif.org/articles/israel\\_represses\\_israelis\\_and\\_congress\\_approves](http://www.fpfif.org/articles/israel_represses_israelis_and_congress_approves)).

<sup>97</sup> Stian Eisentreger, “Vanunu - Vener i Varnisk – og Politikern er Tause,” (Vanunu: friends are infuriated and politicians are silen ) VG-Nett, Apr. 9, 2008 ( <http://www.vg.no/nyheter/utenriks/midtosten/artikkel.php?artid=531497> ); “Mordechai Vanunu,” Wikipedia, Dec. 14, 2010 (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dechai\\_Vanunu](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dechai_Vanunu) ).

<sup>98</sup> “Israel Prevents Whistleblower from Accepting Human Right Award,” Deutsche Welle, Dec. 10, 2010 (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6318116,00.html> ).

他身上的持續鎮壓的曼寧很可能終老獄中。曼寧的案子可能會波及到維基解密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 Julian Assange )，前者被判間諜罪，後者可能獲判同謀罪。<sup>99</sup>

同樣，曼寧在“世界上最好的民主政治”國家中的監禁條件也大大差於劉曉波在威權的中國所獲得的監禁條件。實際上，劉曉波在法庭審判上就稱讚了他在候審期間受到的待遇。而曼寧沒有任何犯罪前科，並且在判罪之前本應假定為無罪的情況下，被當作“最高級別被拘留者”而被單獨拘禁，在獄室中被持續監視。監獄甚至拒絕為其提供枕頭和被單。<sup>100</sup> 如果曼寧沒有被禁止接觸新聞廣播，他也許會發現美國政客，包括一位由共和黨提名的 2012 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和眾議院首席情報員，呼籲對曼寧執行死刑。<sup>101</sup>

法努努和曼寧都為和平做出了犧牲。儘管有人認為劉曉波是為人權做出了犧牲，但是他對違背和損害人權的戰爭的支持表明他顯然不是那麼回事。

在 2010 年和平獎的喧囂中，除了將劉和奧西埃茨基進行直接比較外，另一個將中國和納粹德國等同的話語手段就是如美國政府支持下的自由之家 ( Freedom House ) 聲稱的，中國政府試圖“阻止中國人接觸他的文章”。<sup>102</sup> 劉的作品目前在中國的書店中買不到，但情況

---

<sup>99</sup> Afua Hirsch, “Julian Assange’s Extradition: what Happens Next?” *Guardian*, Dec. 8, 2010.

<sup>100</sup> Glenn Greenwald, “The Inhumane Conditions of Bradley Manning’s Detention,” *Salon*, Dec. 14, 2010 ([www.salon.com/news/opinion/glenn\\_greenwald/2010/12/14/manning/index.html](http://www.salon.com/news/opinion/glenn_greenwald/2010/12/14/manning/index.html)) ; Liu Xiaobo: “I have no Enemies”,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 2010 年 12 月 10 日 (<http://www.npr.org/2010/12/10/131970677/liu-xiaobo-i-have-no-enemies>) .

<sup>101</sup> “Michigan Republican Named Head of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Michigan Messenger*, Dec. 16, 2010 ; “Corrections”, 《紐約時報》2010 年 12 月 15 日。

<sup>102</sup> Arch Puddington and Christopher Walker, “Censorship without Borders,” *Foreign Policy*, Dec. 10, 2010 ([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12/10/censorship\\_without\\_borders?print=yes&hidecomments=yes&page=full](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12/10/censorship_without_borders?print=yes&hidecomments=yes&page=full)) .

並非自 1989 年他入獄後就如此。一家官方的出版社發行過一本批判他的書，但是其中“包含了他的一些最傑出的聲明和文章，後者被全文轉載……誰都可以購買。”<sup>103</sup> 除了 1996~1999 年三年多的“勞改”，他經常可以在中國活動。例如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的學者馮崇義說過：

2003 年劉曉波被選為獨立中文筆會的主席，並在任期內切實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聯合作出了努力，這一直堅持到 2009 年他被捕。他一直在加強自由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繫，並一起籌畫準備了包括零八憲章在內的許多協調活動。<sup>104</sup>

一個西方非政府組織聲稱劉曉波之所以不為人熟知，是因為他被“官方邊緣化和封殺了”，<sup>105</sup> 這意思是說如果大多數中國人有機會知道劉的話，人們就會對他的觀點感興趣。在和平獎公佈之後，一小隊舉著海報標語的示威者聚集在北京的地壇公園慶祝他獲獎。示威者喊了很多口號，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受到當局干擾。目擊了示威活動的美國通訊社記者說這個小型的示威“表明了中國異見團體的困難境地。在中國政治活動分子圈外，劉曉波幾乎不為人所知。步行和騎自

---

<sup>103</sup> Geremie Barme, “Confession, Redemption, and Death: Liu Xiaobo and the Protest Movement of 1989,” in George Hicks (ed.), *The Broken Mirror: China After Tiananmen* (Essex: Longman, 1990): 70-80. 該書是鄭旺、季蒯編：《劉曉波其人其事》，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9 年。

<sup>104</sup> Feng Chongyi, “The Troubled History and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 *Asia 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41-5-10, Oct. 11, 2010 (<http://japanfocus.org/-Chongyi-Feng/3427>) .

<sup>105</sup> “Testimony of Phelim Kine, Asia Researcher, Human Rights Watch: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earing on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Nov. 9, 2010 ([www.cecc.gov/pages/hearings/2010/20101109/kineTestimony.pdf?PHPSESSID=f77d72abb44e6567488badd2482b5e4](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2010/20101109/kineTestimony.pdf?PHPSESSID=f77d72abb44e6567488badd2482b5e4)) .

行車的路人沒有因此停下腳步，他們漠視這裡的示威”。<sup>106</sup>

在中國人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在某種意義上知道劉曉波。在 2010 年，中國最重要的即時通訊軟體 QQ 的一個管理者估計中國 14 億人中有 10% 的人知道劉曉波。<sup>107</sup> 在大學生中的一項調查發現大約 15% 的被訪者知道劉曉波和零八憲章。<sup>108</sup> 一家官方報紙的調查顯示在北京、上海和廣州這些大城市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聽說過劉曉波”。<sup>109</sup> 考慮到劉曉波是一個政治人物，這些比例並不算小，因為在許多國家——包括那些對政治言論沒有限制的國家——人們的政治無知是很普遍的。<sup>110</sup> 因此，這些調查結果不能表明這是一個納粹般鎮壓個人及其觀點的案例。而在納粹德國，政治異見者的支持者們會被投入監獄，並且常常遭到謀殺。即使是擁有少量的持反對意見的著作，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然而，儘管劉曉波被不合理地關押，他的支持者

---

<sup>106</sup> “Chinese Dissident Liu Xiaobo Wins Nobel Peace Prize,” AP, Oct. 8, 2010.

<sup>107</sup> “Some Chinese Elude Censorship of Nobel Prize News,” AP, Dec. 8, 2010.

<sup>108</sup> Andrew Jacobs, “Tirades against Nobel Aims at Audience in China,” NYT, Dec. 10, 2010.

<sup>109</sup> “6 of 10 Chinese Demand Norway Apologize: Survey,” Global Times, Oct. 18, 2010 ([www.china.org.cn/china/2010-10/18/content\\_21145026.htm](http://www.china.org.cn/china/2010-10/18/content_21145026.htm)). 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前的相同調查顯示，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劉應該被釋放，使其可以離開中國（16.4%）或是領取諾貝爾和平獎（7.9%）。

<sup>110</sup> 參見 Rick Shenkman, *Just How Stupid are we? Facing the Truth about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Ilya Somin, “When Ignorance isn’t Bliss: how Political Ignorance Threatens Democracy,” Policy Analysis no. 525 (Cato Institute), Sept. 22, 2004；Matthew Robinson, “Party on Dudes!,” *American Spectator*, Mar./Apr. 2002；“One Small Electoral Change could Rouse the Sulking Apathetic Hordes,” *Guardian*, Mar. 28, 2008；“Political History Lessons a Must for our Schools,” *Western Australian*, Sept. 4, 2006. 中國人也不能倖免政治無知：2008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 57% 的人不知道是誰發動了 911 襲擊，幾乎和印度尼西亞的比例相同。德國有 23%、韓國有 17% 的民衆認為是美國發動了襲擊，而在中國只有 9%。“International Poll: No Consensus on who was Behind 9/11,” WorldPublicOpinion.org, Sept. 10, 2008 ([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articles/international\\_security\\_bt/535.php](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articles/international_security_bt/535.php)).

和讀者們大體上並沒有受到同樣的待遇。他在中國的支持者們仍然在讚揚他，並且呼籲釋放他。<sup>111</sup> 劉曉波的有些作品在中國的互聯網上可以看到，包括 2009 年審判他用的材料。<sup>112</sup>

另一個通過劉曉波將中國與納粹德國聯繫起來的話語手法是暗示中國政治犯氾濫；美國國務院所聲稱的好幾萬人的數字<sup>113</sup> 一再被提起。<sup>114</sup> 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這一數字，而中國政府的批評者們提供了一個小很多的數字。方勵之，一個旅居美國的長期不同政見者，也是劉曉波的支持者，最近說，“據人權組織所稱，全中國有 1400 名政治、宗教、‘道德’犯被關押在監獄或勞教所中。”<sup>115</sup> 方勵之的資料，可能來自於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委員會的中國政治犯資料庫，該資料庫列出 1383 個政治犯的名字。名單的羅列者推測，實際政治犯的數量會更多。<sup>116</sup> 但即使實際的數量要比這一數字大上幾倍，它也很難達到納粹的水平。在納粹德國，人口只有中國的 20 分之一，然而自 1933~1945 年間，卻有大約一百萬德國人被關押在集中營裡，包括

---

<sup>111</sup> 參見 Feng Congyi, The Troubled ; Tania Branigan, “Chinese Activists Urge Beijing to Release Liu Xiaobo,” *Guardian*, Oct. 15, 2010. 因此 Victor Mair 所說的在中國“任何提到諾獎或是劉曉波的名字的人都會跟他有一樣的下場”是想像出來的。“Liu Xiaobo,” *Language Log*, Oct. 10, 2010 ( <http://languagelog ldc.upenn.edu/nll/?p=2699> ).

<sup>112</sup> “Liu Xiaobo: Jailed Chinese Intellectual Sought Change,” AFP, Dec. 8, 2008.

<sup>113</sup> *2009 Human Rights Report: China* (Washington, US State Department, 2010), ( [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09/eap/135989.htm](http://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09/eap/135989.htm) ).

<sup>114</sup> 參見 Brent Stephens, “From Athens to Beijing,”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Oct. 12, 2010 ; Michael Danby, [Australian Parliament] House Debates, Private Member’s Business, Liu Xiaobo, Nov. 22, 2010, Open Australia ( [www.openaustralia.org/debate/?id=2010-11-22.174.3](http://www.openaustralia.org/debate/?id=2010-11-22.174.3) ).

<sup>115</sup> Fang Lizhi, “Liu Xiaobo and Illusions about China,” *NYT*, Oct. 11, 2010.

<sup>116</sup> “China: List of Political Prisoners Detained or Imprisoned as of July 25, 2010” ( [www.cecc.gov/pages/victims/20100727\\_PPD.pdf?PHPSESSID=958ab2f38f8e749c057205e7b7c81405](http://www.cecc.gov/pages/victims/20100727_PPD.pdf?PHPSESSID=958ab2f38f8e749c057205e7b7c81405) ).

“幾十萬名政治犯”。<sup>117</sup> 此外，在中國的政治犯中，很少僅僅是因為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而入獄的。劉曉波得獎的提名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和美國筆會中心負責人克瓦米·亞庇 (Kwame Appiah) 曾說過，“因行使國際人權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而入獄的中國人的數量……今天我們只能鑒別出數十名因言論入獄的人。”<sup>118</sup>

今天，即使是一些民主選舉國家也被控有相當數量的政治犯。<sup>119</sup> 據印度的政治犯釋放委員會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估計，2008 年印度有“超過一萬名政治犯，並且這一數字還在上昇。”<sup>120</sup> 儘管很難確定這些數位的精確性，但至少有一名印度政治犯可以與馮·奧西茨基作類比。2008 年，一個印度法庭指控森醫生 (Binayak Sen) 協助了恰蒂斯加爾邦的毛派起義分子，幫助一名他在治療的犯人將紙條傳遞給了監外人員。森醫生否認這一指

---

<sup>117</sup> In Andrew Chandler (ed.), *The Moral Imperative: New Essays on the Ethics of Resistance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Boulder: Westview, 1998); Peter Hoffmann, “The German Resistance and the Holocaust,” in John Michalcyzk (ed.), *Confront! Resistance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105-126 (106).

<sup>118</sup> Kwame Anthony Appiah, “Why I Nominated Liu Xiaobo,” *Foreign Policy*, Oct. 8, 2010.

<sup>119</sup> 美國最高法院於 2010 年堅持把對美國政府榜上有名的“外國恐怖組織”的援助視為犯罪行為（當時涉及的案件是 *Holder v. Humanitarian Law Project*）。David Cole, “Chewing Gum for Terrorists,” *NYT*, Jan. 3, 2010. 美國的恐怖組織名單甚至包括了南非的非洲國民大會黨（直至 2008 年）和一些非恐怖的反抗組織，如菲律賓的共產黨。

<sup>120</sup> Rajashree Sisodia,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ant the World’s Biggest Democracy to Admit Jailing Dissent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8, 2008. 同時參見 “WikiLeaks XXIII: Torture Cables Undermine India’s Efforts to Inhabit Higher Ethical Ground than China,”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Dec. 18, 2010 ([www.fpi.org/blog/wikileaks\\_xxiii\\_torture\\_cables\\_undermine\\_indias\\_efforts\\_toinhabit\\_higher\\_ethical\\_ground\\_than\\_china](http://www.fpi.org/blog/wikileaks_xxiii_torture_cables_undermine_indias_efforts_toinhabit_higher_ethical_ground_than_china))。印度的內政部長“在 5 月份警告說知識分子傳播所謂的毛派宣傳可面臨長達十年的監禁……”。從此，恰蒂斯加爾邦的官員運用富有彈性的國家安全法已經逮捕了數十人，包括當地的維權分子和電影業的人。該法律禁止任何具有破壞公共秩序‘傾向’的活動。” (Amy Kazmin, “Jailed Doctor Tests India’s Tolerance of Dissent,” *Financial Times*, Jan. 5, 2011)

控，並且說他在監獄裡的行為都是在獄方的持續監視下進行的。國際和地區人權組織譴責印度當局對森醫生判決是“一種政治裁判”，他們注意到森醫生曾經批評一個由政府組織的治安維持會為了財團在當地開礦而殺害平民、清洗當地的土著居民的行為。森醫生自 2004 年以來擔任公民自由人民聯盟（People's Union for Civil Liberties）全國副主席，並且支持非暴力，同時，他認識到毛派起義分子的抱怨與他們受壓迫的情形相關。當森醫生入獄時，設在美國的全球健康理事會授予他 2008 年的喬納森·曼恩全球健康與人權獎（Jonathan Mann Award for glob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以表彰他為窮人和原住民社區所做的服務；22 名諾貝爾獎得主寫信給印度政府，批評對森醫生的監禁，並要求釋放他，使他能親自去領獎。他們的信闡明了森醫生是因為行使基本的人權而入獄，以及他是基於與國際人權法相悖的國內安全法而受起訴。不用說，森醫生被禁止去領獎，並且在 2010 年 12 月，他和其他兩人因為“叛國罪和反政府罪”被判處終身監禁。<sup>121</sup>

## 結語

2010 年授予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可與 40 年前授予曾經入獄的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獲獎相比。支持索爾仁尼琴作為自由象徵反對蘇維埃專制政體的評委會，可能沒有意識到或者選擇性忽視了索爾仁尼琴的經典反動觀點。索爾仁尼琴有自己的威權主義和對猶太人的敵意，公開抨擊美國在越南戰爭不夠盡力，責難國際特赦組織過於自

---

<sup>121</sup> Krishna Pokharel, “Doctor Found Guilty of Sedition in India,” *WSJ*, Dec. 24, 2010; “Dr Benayak Sen, Two Others Get Life Term,” *Redruff*, Dec. 24, 2010 ([www.redruff.com/news/report/dr-binayak-sen-found-guilty-of-sedition/20101224.htm](http://www.redruff.com/news/report/dr-binayak-sen-found-guilty-of-sedition/20101224.htm)). 值得注意的是，起草此信的 22 名諾貝爾獲得者都是經濟學家和自然科學家，而沒有任何和平獎獲得者簽署。見 Minoj Mitta, “Nobel Laureate want Activist Freed,” *Times of India*, May 12, 2008.



由化，支持西班牙法西斯獨裁者法蘭西斯科·佛朗哥。<sup>122</sup> 由於獲得諾獎，對於不瞭解他所持觀點的人來說，索爾仁尼琴成了英雄。

諾貝爾和平獎是個政治獎項。<sup>123</sup> 確實，2010年10月26日戈爾·倫德斯塔德在牛津大學講演時說“我可以說決定誰應該獲諾貝爾和平獎是一個政治決定。”<sup>124</sup> 它支持某一類政治。它持續地被吹捧為反映了“普世價值”，但委員會的行為破壞了它在這方面的價值。二戰後，正如挪威諾貝爾學院理事所說，諾獎委員會大多數時候選擇“那些大聲反對在莫斯科和北京的共產主義獨裁者的人”。<sup>125</sup>

著名的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認識到了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在冷戰時期的角色，並因此拒絕接受1964年授予他的文學獎。他認為“在現在的形勢中，諾貝爾獎是為西方作家和東方反叛者而保留的勳章。”<sup>126</sup> 這一功能在劉曉波獲獎事件上繼續發揮作用。如果不

---

<sup>122</sup> Zinaida Gimpelevich, “Dimensional Spaces in Alexander Solzhenitsyn’s Two Hundred Years Together,”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48:3-4 (2009): 291-314 ; Mark Steel, “A Reactionary Called Solzhenitsyn,” *The Independent: Commentators (UK)*, Aug. 6, 2008 ( [www.independent.co.uk/opinion/commentators/mark-steel/mark-steel-a-reactionary-called-solzhenitsyn-886115.html](http://www.independent.co.uk/opinion/commentators/mark-steel/mark-steel-a-reactionary-called-solzhenitsyn-886115.html) ) ; “A World Split Apart,” *Harvard Class Day Afternoon Exercises*, June 8, 1978 ( [www.columbia.edu/cu/augustine/arch/solzhenitsyn/harvard1978.html](http://www.columbia.edu/cu/augustine/arch/solzhenitsyn/harvard1978.html) ) .

<sup>123</sup> 2010年10月對美國人的一項調查發現19%的人認為政治因素在頒發諾貝爾獎中不起作用，而56%的人持相反的看法（“Most Americans Feel Politics are Behind Nobel Award Selections,” *Rasmussen Reports*, Oct. 8, 2010, [www.rasmussenreports.com/public\\_content/politics/general\\_politics/october\\_2010\\_feel\\_politics\\_are\\_behind\\_nobel\\_award\\_selections](http://www.rasmussenreports.com/public_content/politics/general_politics/october_2010_feel_politics_are_behind_nobel_award_selections)）。

<sup>124</sup> Lundestad, *Power and Norms*.

<sup>125</sup> Geir Lundestad, “Forward,” in Irwin Abrams and Scott London (eds.), *Nobel Lectures: Peace, 2001-2005*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8): v-vii.

<sup>126</sup> “Sartre on the Nobel Priz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 17, 1964. 有記錄顯示2010年和平獎提名有237個人，其中六人是中國人。他們所有人都曾經或是現在仍被中國政府關押。（“China Critics, Net Founders among Record 237 Nobel Contenders,” *AFP*, Mar. 10, 2010）Elaine Chow, “Six Nobel Peace Prize Nominees who will Piss Off China,” *Shanghaiist*, Mar. 11, 2010 ( [http://shanghaiist.com/2010/03/11/six\\_nobel\\_prize\\_nominees\\_that\\_will.php](http://shanghaiist.com/2010/03/11/six_nobel_prize_nominees_that_will.php) ) .

考慮中國崛起，成為唯一可能與美國 —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比如挪威）的領導 — 進行戰略競爭的國家，就無法理解頒獎給劉。

也許，世界應該有另一個和平獎，一個更具有世界人民的代表性的、更多地致力於和平和人權的，來替代現在這個。如果真的實現了，我們建議提名那些反對非法戰爭的人，比如法努努、森醫生和美國兵萊德利·曼寧。由於參與了維基解密公佈伊拉克戰爭的行動 — 向維基解密提供了美軍阿帕奇直昇機向伊拉克平民開火的錄影，曼寧被捕入獄並面臨審判，那架直昇機裝備的正是挪威製造的地獄之火導彈。<sup>127</sup>

西方政客和媒體會毫無疑問地繼續將劉曉波奉為名流，無視他對於戰爭的推崇和他有損於中國民衆的經濟、社會權利的政治方案。但是如果精英圈子以外的人們知悉了劉曉波的觀點和政治活動，劉和諾貝爾和平獎本身必將名譽掃地。

---

<sup>127</sup> Scott Stewart, “WikiLeaks and the Culture of Classification,” Stratfor, Oct. 28, 2010 ( [www.stratfor.com/weekly/20101027\\_wikleaks\\_and\\_culture-classification?utm](http://www.stratfor.com/weekly/20101027_wikleaks_and_culture-classification?utm) ) ; Marcel Rosenbach, “Hellfire from the Sky: Iraq War Log Reveals Dubious Apache Attacks,” Der Spiegel Online, Oct. 22, 2010( [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0,1518,724819,00.html](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0,1518,724819,00.html) ) .